

桑名前
脩遺書

蒙齋先生文集別錄

四

- 一月費未々拂込マサル各位ハ至急拂込ムヘシ
- 一月費拂込サレハ遺書ノ發送ヲ停止スヘシ
- 一月費郵券代用ハ一割増ノコ
- 一月費拂込ハ發行所内佐治爲善宛ノコ
- 前脩遺書刊行ノ順序ハ本所採集ノ便利上完成ノ者ヨリ着手スヘシ

三重縣伊勢國桑名郡桑名町大字内堀六拾番屋敷

發行所 桑名前修遺書編纂取扱所

明治廿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印刷 編輯兼印刷人 佐治爲善

三重縣伊勢國桑名郡桑名町大字矢田川原百六拾九番屋敷

明治廿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同兼發行人 星野恭藏

三重縣伊勢國桑名郡桑名町大字内堀九拾六番屋敷

印刷所 育文舎

(非賣品)



寬政十年戊
午先生年三
十一

蒙齋先生文集別錄卷之三

桑名 秋山 斷 校

榮使錄

吾

公襲封以來、歲例發使者一員、致幣鹽竈神、其爲使、大率以近侍
及文學士充之、又許便道探勝以縱登頓之娛、今茲寬政戊午、不
肖典幸從其事、乃退自顧以其官則非近侍、以文學則非其材、而
特有斯

命、皆出異數、窮簡榮矣、若無記其行、則爲榮弗永、於是乎雜記所
見、焉外族首藤金八就余曰、吾欲遊松島亦既久矣、未得其時、徒
夢寐於千里之外耳、子若同遊、則凡道途所資給、錢穀衣糧之出
納、奴僕遞驛之勤惰、吾當服其勞、山水登覽之樂、子其爲政焉、予

喜曰：如是乎，庶乎得以專心乎探勝也。乃同游約成矣。時江戶諸友贈詩若文，以華吾行，乃賦以酬。

股勤千里外，被送故人游。高興借雄筆，名區浮片舟。征驂分曉色，旅服渡春流。恨與君從異，飄然向遠陬。

正月十八日黎明方發，諸子集余家以餞。渡向寺橋，殘月尙在，清霜凜々侵人肌膚。所謂鷓鴣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者，與松平竹卿林子斐等別，暫別不得無感。

岐路徘徊且暫留，春寒柳色帶離愁。溶々一脈橋邊水，先向仙臺城下流。

至北郊，與坂井清水二子分手。自此路傍山，紆直左右，隱見如縫。水自石罅出，然鳴其清可掬。根田一村飲其下流，此地距府城不遠。吾杖屨所屨及，然以遠游故，山色亦改面以儼奇焉。已而後有

然字上恐有脫字
做恐效

咿啞聲，以爲僕徒相戲。顧之，井上松卿烏飼菊卿躡我告別，欲酌而別。過根田村，以平旦弗賣，賦小詩以謝。

別手匆忙裡，悠々先道回。非緣交態密，風雪曷追來。

北風方急，飛雪撲面。至七折阪，紆回以上下，側有所謂片葉葦。土俗說小野小町事，然其事不經，不足信據。又數里抵夫妻阪，阪皆石，鑿以爲途，望亦頗奇。烏嶽，吾白川管內一名山。又行二里，北望平原，空濶無際，乃知征途在其中。下阪爲大和久，自此道路平直。笠石村北數百步，長松數株摩空，其下有墳，碑立其上，蓋以圓石似笠，名曰笠石。碑文漫漶弗可辨。松林曰笠森。

本邦謂樹木鬱茂爲森。至鏡沼村，巨豪釀酒，有保命酒者，其味尤佳。抵須加川，人烟繁稠，市舖排列，儼然一都會也。過十念寺，見主僧寺近罹災，方務土木，乃復至長祿寺。寺舊大刹，災後事從減省，堂

宇不備、渡釋迦堂水、民屋十餘、殘宇破壁、其北松杉聳直相持、中安小祠、曰大職冠、錄足大明神、所謂岩瀨森也、至此回顧二階堂、氏墟、時市廛後、草樹莽然、風物寥落、嗚乎廟謀一跌、而城隍卒爲狐狸窟、可悲也、已而風雪大臻、四山弗可辨、使人縮首疾行、行五里、雪霽風益急、左望三春城、粉壁一帶、出乎青山間、晶々然、我友鳥鳴卿、三春侯所客待、留寓五年、此行將訪、投書言之、風伯爲祟、不果、

江城一別已經年、久廢洋戩撫七絃、遙望三春轉相憶、風流何處入林泉、

宿郡山、亦繁富、殆加于須賀川、

十九日、五更風仍怒號、皆發寒烈不可言、日程有限、勉強以發、塵土冥々、渡大師川、疾風自西、殆墮橋下、流漸掩川而下、前後寒可

知□□中、上杉仙臺先侯嘗戰爭于此、死者墳墓在下流、至福原、自此山路高低、却顧郡山、佃田相連、數里不斷、又路左堤上懸鐘、乃就見之、堤外沼水浩蕩、疾風驅之迫岸、即冰成皴、斯沼所溉、凡數千萬頃、若或遇旱魃、農民大集、扣其鐘以祈雨、過此、彌望之地、草木榛莽、左至高山麓、人烟少見、物象寂寞、西嶽凍雲凝不飛、寒風獵々拂征衣、版圖正屬荒夷外、村落寥寥行處稀、

至日和田、有蛇骨地藏、及松浦佐用姬堂、皆茅覆無華飾、世所傳說怪妄弗足信、小栗元卿嘗詳記之、然佐用姬者、與彼化爲望夫石者異也、望夫石今現存肥前、則蓋二人同名也、又行可半里、路右小山隆然而踣、一松倚其頂、數枝分指、可以翳而遠望、名曰淺香山、沼亦在其西數百步、然古所謂者、乃在路東數里、抵温石町、

民家排鋪賣所謂温石者價甚廉至二本松城南二松夾路以名云其東自坊中得支徑行半里許熊水流田間買小船以濟老杜所謂野航恰受兩三人是也是謂仲渡過此即爲安達原方今壘辟已成良田左折行路傍丘墳生一松二杉名曰黑塚即葬女鬼處然或相傳是後人所築其實則今已在水底又東數步有寺觀音閣後大石礮碗相重如累基然固非人力所能爲相傳以爲鬼物所致亦宜矣其東灌木叢生山上安熊野祠謂之祈權現那知東光坊以其方術祝女鬼於斯祠女鬼爲之恐走驅逐三回今名其地曰三度回後遂顛仆不能起即死其地曰根本國譯以僵爲寢寢根亦相近因轉訛也又山南謂諸共歸女鬼既歸東光坊乃舍螺及錫杖帥衆而去螺卒化爲石今其大二丈餘螺形猶存矣至二本柳驛首故有二巨柳其一已枯矣驛末寺門榜曰安達

太郎山其命名甚異乃欲問其故日既沒矣可恨宿八丁目有寺曰盛林寺頗巨刹欲訪川俣某疾不能見饋餅餌一厨賦以謝之本聞聲價及中原一世文章誰共論爲是相如能病渴無由杖屢訪閑門

二十日平旦發八丁目山間清霜承日氣消釋鳥立樹枝噴々又遙望西北諸山白雪縹緲高低相連而東奔遇土人間之山多不有名氏曰其陰即羽州是天地自爲限矣

行探名區不暫停縱橫千里向青冥霜清古道朝暉靜風歇松林鳥語聽天際雪峰分奧羽山間春水入滄溟殷勤每就樵蘇問何得使輶幾度經

又見一峰特立雲霧蔽虧曰箭筈岳以其似富士亦曰信夫富士謂信夫者以其郡名配也

冰雪千尋玉作峰，誰知東奧望芙蓉。暫時相見轉相失，天畔白雲已幾重。

至伏拜阪，數萬頃佃田，井然列目下。一山屹爾而峙者曰鳥崎，是移羽黑神處，非齋戒累日不能登。上世熊水下流湮塞，佃田皆沼，欲登湯殿山者，至此途窮，乃遙拜去。路側有伏拜石，或曰山中亞相東征，拜羽黑神，祈戰勝，後因以名焉。然皆口碑所傳，未足據信。下阪右入支徑，行數百步，登山有寺，曰滿願寺，揭禪林二字木菴書，門榜曰黑岩山。寺東有虛空藏閣，下臨熊川，石崖峭直，恐人墜墜，乃欄以護之。水中大石起伏，有名蛇骨龍燈者，傳古巨蛇輒出害人，或患之，乃刺殺以投崖下，其骨化成石，又歲七月，燈自然石上，以非人所爲，名曰龍燈。虛空藏佛，即山中亞相所服膺之物，閣後大石相撐拄，其下呀然成穴者，可避風雨，蓋異境也。乃就閣後

藏恐緘

柱題名焉。下山桑田數里，民屋藏曲薄，伊達信夫二郡盛勤蠶織，以致利，世共稱之。至福島，市聚繁稠，非若他小侯都，其嘗爲蒲生氏之屬邑，以土壤饒富，乃名曰福島，則其富庶亦既久矣。土物綉帛綿楮尤多，余欲觀所謂文字搨石，問之土人，廼指其東山曰石。在彼下，道隔二里所，前路有期，以游觀事不可迂，乃割愛矣。至瀨上，其北二里有佐藤庄司墟及墳墓，醫王寺多藏舊物，亦不能過。觀桑折驛北山稍平，曰高館，仙臺侯祖政宗所居以創業，後倚山前臨野，蓋地勢得宜也。驛中有寺，題曰伊達院，意必古刹，過而問之，曰寺之起，由斯驛始而有，所藏古器，嘗罹災爲烏有矣。過藤田，余屢問踞松及辨慶研所在，僕三平嘗過觀之，乃曰其道尙遠，已而至貝田，遇獵夫，曰踞松已在我後半里，乃蒼皇還向，得支徑而下，少見其杪，脚自進，不與心謀，深翠靜然，枝葉重及，其梢下垂至

地以頑石承之，如枕然，蓋恐塗泥染汙，就枯槁矣。乃僂而入，僂蓋下，殆如坐穹廡，雨雪不漏，幹圍以絲料之一丈餘，高以目料之可八尺，四枝分披者，以步料之，大率四五丈，或有屋幹上，以防其朽，其枯木固雖異，以源廷尉嘗踞其下，人之所愛益加，豈及屋烏之謂乎？

四山皆白雪，一樹獨青烟，僂蓋真應翳，雄姿誰敢先，爲誇大夫籠，已闕連枝隣，此地暫棲息，盛名千歲傳。

辨慶研猶遠，卒不可至，乃至大木戶，山夾路，無他可徑，自此以東，別爲一世界，藤原秀衡嘗關于此，以嚴守備，今已爲仙臺侯管内，山經伊達自成界，水向仙臺數派通，誰識重關百二險，不妨今日車書同。

過越河，至蕙木沼，冰凍半泮，水鳥群浮，哇々，又行數百步，途如行

溝中，左右皆頑石，又一石臨道，人躲身過之，名曰措鑑岩，騎者至是必降，否則鑑鼻必觸突，不能進，因以爲名，日已暮，冥行三里，宿白石。

廿一日，早發，懲昨冥行，渡白石川，跨以板橋，水旁山峭直，蒼石林立。

朝渡板橋，霜時聞竹外鳥，樹疎山骨立，泉淨水衣少。

左望不忘山，雪峰縹半插雲中，俗呼以郡名，曰刈田岳，水外有墟，宮內長十郎者嘗居焉，過葛田宮，行松林中，是爲眞野茅原，又路側漆樹大數圍者，成行，皆已枯矣，當時爲政，用心于利國可見也，至金加瀨驛，南阪曰小豆阪，土色似各焉，白石以北，衆溪水銅臭逆鼻，余嘗見豫州銅山，諸溪水皆然，說之土人，不爲然，曰：不忘山自焚，攀氣蒸水也，過大河原，垂髮山立路左，其麓大石屹立數丈。

相傳信夫太郎者、騎以登其上、以誇其技、蹄痕今猶凹云、至槻木驛、驛首故有大槻驛、所以得名、今則不存、安白旗八幡祠、源義家東征軍得利、乃神其旗、俎豆焉、爾來世祀不絕、過此路在堤上、熊水渺漫如江海、巨舟大舶可帆而上下焉、其南山鬱然深秀者曰烏堂、安倍貞任屬城、其下曰矢拔澤、有御靈祠、奉祀鎌倉景政、景政爲鳥海彌三郎射眼、逐之七日、竟射斃之、然後拔其矢、即此地也、路左山上松樹、連迤成行、海泊欲泊荒濱者、常以此松爲望、記名曰千貫松、洋中如無所表識、則亡羊不知所之、乃言若謀其價、則可直千緡也、至岩沼、亦一市聚、竹駒松、期之歸途、不探、自此東北、地皆平行、凡數萬頃、田畝整理、世稱江戶數十萬戶民、半則生于仙臺米穀、未可遽非也、其左連山如臥岡、起伏不斷、至仙臺鎮城西而極焉、羽林實方墳、在連山下、所謂道祖神祠、今猶壯大、以

道迂不得過、又有高館者、山巔稍平、可以屯數千兵、相傳安倍貞任居焉、伊達以北、舊墟多稱高館者、不識其何由也、宿倍田、廿二日、鷄鳴方發、倍田、至中田、夜已白矣、名取川、激流決水、梶原源太從源將軍所渡、在上流一里許、蓋古道也、又有生田山、形如覆甕、雖弗甚高、形狀頗異、漁夫洋中失方、則必以此爲識而進、退其船、斯山一夜而生、乃所以得名、至長明、右折出官城原、土人云、菽多白花、秋望如雪、月夜殊佳、過原町、川架板橋、所謂緒斷橋也、一里得支徑而右、至燕澤、村中有碑、康安中所建、多謎語省文、不可悉解、至今市、亦有川、跨以圮橋、所謂十府管劄在其西、轟橋亦在其北、右折行、又遇岐路、東則鹽竈、北者南部官道、至市川、自此地少高、得小徑而東、有一茅亭、多賀城碑存其中、近世好事者盛爲搨本以傳世、恐石爲之漸漫滅矣、仙臺侯爲禁之、鐫鎖甚固、

元恐神

全盛元龜歲、樓臺海水西、夕陽空寂々、芳草獨萋々、歎此車興地、忽成狐兔棲、惟爲殘碑在、荒墟人不迷、

田間往々見裂瓦、其堅緻、可當研材、多被好事者采去、現存惟可方寸者耳、又石丈餘者、立草莽中、蓋遺礎也、審其地勢、倚山臨野、余多見古府城、大率如此、至鹽竈、市聚繁昌、宿阿部氏、

廿三日、致幣於祠、石礎數百級、老杉蒙翳、遶之、別宮一區、左右宮同一區、堂宇壯大、金碧瑰耀、與羽神祠此爲第一、回廊外有鐵燈一基、泉三郎所置、義人之遺物、千歲使人生敬畏心、下礎觀鹽竈、坊中有釜四焉、相傳上古人未知烹潮爲鹽、此神始烹鹽、又過法蓮寺、闌干臨海、頗有觀望、仙臺侯使長臣片倉小十郎代致幣、其躡從儼然、一諸侯、島中買船以松島、螺髻萬點、森列于汪洋間、映帶秀發、近者大、遠者小、草木生者、鬱葱如烟、兀者皆見白土、前者

現恐焜

以字恐有誤

將觀月、四更僕呼我、即起、雲翳四塞、可恨、潮聲猶動、余喜靜聽之、起坐南窓、夜色深、微雲似媚、月光陰、枕邊仍聽潮聲響、領得十分江海心、

廿四日、早起、闌外望、實足稱奇觀、乃過瑞岳寺、堂宇雄深、仙臺先侯所營、門榜曰桑海禪林、

海上禪林名瑞岳、山峰繚繞、簇松杉、堪憐十里芳洲色、滿目春風挂布帆、

僕皆發矣、余獨復過御島、游望久之、春風徐至、波浪不駭、煙光明滅、晴朝物色更增價焉、余友夢寐於松島者多、恨不提携同游于此、

名山勝水獨相躋、此日故人恨不齊、御島磯頭何所贈、清風滿袖爲君携、

午後還。鹽竈過語。藤家子章家登其金華樓。樓之所望。金華山立於蒼茫有無之間。翠岱明滅。與灑氣相變態。

躋攀高檻。夕陽初相見。風流意不疎。自是仙山窓下物。不妨君本好樓居。

廿五日發鹽竈。左折得支徑。抵野田。有玉川。今僅一溝渠耳。側松樹數株成林。下建碑。鐫能因和歌。近世好事者所為。

間古彷彿。渡野橋。青松林下望。蕭條。玉川獨有遺名在。三尺小渠跳可超。

至楓山。山多楓。以名。至末松山。長松摩天者數十株。仙臺侯別館于此。民家遶其外。無復可奇。館下偃月池中。石筍離離。高下相依。其池與海潮同盈虛。名曰沖井。

本邦謂水心為沖。宿仙臺。謁志村先生。其昆季二人亦皆仕學職。乃

仕恐任

相集于一堂。談論酬酢。又分韻賦詩。

水鄉風物屬年芳。况向江湖興自長。已喜春宵辱迎送。還愁明

日是參商。一門桃李人皆識。四海文章誰復當。為許重來千里

客。登龍終又不相妨。

辭歸逆旅。子剛送至。已鷄鳴矣。

廿六日。仙臺市坊縱橫。大厦高樓翼然相望焉。雖嘗歷飢荒。固亦

大都會。男女華裝。絡繹過街衢。

士女盛裝。不是貧。廟堂憂苦未須頻。此心當與賈生語。千歲長

沙才孰真。

行五里抵岩沼。皆前日所歷。驛南謁竹駒祠。及命二奴直官道。余

欲探岩城相馬勝。乃左折以渡熊水。其源發吾鄉西山。潺々一勻

耳。至此洪流渺漫。

曾涉濫觴西嶽隈，風濤翺望挂帆回。歛衣苦問東流水，幾日已過桑梓來。
自此土田多汗萊，民居亦少問其所以。曰：明和中有三年旱，天明中有二年澇，是以如是民疲也。

一過熊水，少人煙，青嶺透迤海水邊，借問田疇榛莽遠，荒蕪頻過旱饑年。

宿山下

廿七日，路在山根，樹裡時々觀海水空濶，抵駒峰，仙臺侯置關，閱譏行旅，過此為相馬地，有銀杏枝類倒生者，相傳相馬先侯當定封境，以其鞭策插地為識，枝葉自生，至今扶疎如此。其右連山逶迤奔走趨南，其最峭直深秀者，曰羽黑岳。
原野蕭條，一鳥過，無風溟渤卷長波，仙臺地至駒峰盡，相馬山

連羽岳多

此日始見梅花，瀕海地暖早可知。至中村，相馬侯治所，市多醫陶器，蓋名產也。城南里餘有池，曰日下志，池中多鯉，以仲春下入海灣中，仲秋復上入池，每歲然也。侯家有厲禁，土人不得妄漁，宿鹿島。

廿八日，林霏罩山，春氣和暢，農培麥苗，汗淋漓，猶言衣糧輒不給，青煙纒籠水村晨，芳草新生雨後春，諳盡民痛今日切，慚吾已學漫游人。

至原町，其南塔高七尺強，施門以通行旅，是乃芟牧地，每年五月得馬數匹，致之妙見祠，過此路在山澤間，長松夾路，復時々見海色，至小高野，有墟，曰相馬先侯所居，老樟鬱然造天，宿中津，主翁所謂鄉士也，大抵相馬比村鄉士數十人，皆自耕其田，侯家除租，

是以其人樸直、無虛華習、

廿九日、西風復起、寒冷不可言、

鷄聲山驛動、東嶺曙雲橫、風急春猶冷、冰消波始生、竹篁籠野渡、古道絕人行、獨爲貪光景、不須問去程、

行六里抵木戶、其南一里許、道始濱海、時天陰風惡、驕濤蹴天、泐泐搏岸以躍、蓋壯觀也、

海色春驕、風雪催、咆哮萬里、怒潮來、修鯨影躍滄洲去、白馬波傾山嶽回、枚叔才豪還欲吐、木華賦筆孰能裁、浮槎未擬張侯興、袖手彷徨大水隈、

離海登山、大雪驟至、冥濛不辨咫尺、簪笠爲之重、抵久濱、人烟頗繁、岩沼以南一市聚、途復在海岸沙磧中、十步進則五步退、風雪撲面、耳目不得張、至橫內村、村端有波立寺、其前奇石立於波際、

如狻猊怒龍蛇躍、大同中、藥王像自立其上、浮屠爲之說曰、是海龍王之所藏、而偶出于人間、乃祠波立寺後山、山有觀望之美、與羽間、祠寺歲久者、大概皆曰、創大同年、蓋田村將軍東征、雖多經營、亦不可如此繁、蓋誣亦居半也、土人曰、寺藏實錄、未知其實否、開基言是大同年、秀出奇巖、潮水前、濟勝恨遭風雪日、名山往往妨良緣、

宿四倉、

二月朔日、逆旅前、東海空茫無際、時日出如金盆、璀璨四射、山皆爲昨雪所埋、淡裝濃飾、與日氣映發、亦一壯觀、村南渡水、柳條已秋、風亦不寒、蓋濱海之風氣、

雲晴溟渤浴朱曦、映帶千山雪後時、仍見江村橋畔柳、春風自向畫中吹、

歌恐有誤

右望赤江岳，眾山中深秀特偉，不問而可知。傳每夜東海生數燈，點々行空，挂岳樹，獨在岳上者見之，在他處則不能見。抵平，訪宦富，不在，晚宿湯本，舉村中湯池凡百二十，尤善治濕瘡云。造物已知此地偏，山腰脣沸釀湯泉，應緣深染風塵色，凡骨浴來猶未仙。

二日早發，途復上下山丘，遂至海岸，船材山積沙上，皆敗裂之餘。土人云，嘗遇颶風大發，巨舶十五艘，皆覆沒于此矣。又一里，松十餘株立于草莽中，是為輿常界，即勿來關蹟也。左轉別官道，入山間，途遽絕矣。一洞當面，其中幽暗，乃入其內，忽復開明，農家數十填溪間，曰黑浦，余驚以為真是一桃源耳。又得一洞入，乃為平瀉，人家稠密且華潔，皆面海，吾與船往來江戶，必泊焉。又得二洞，左則至八幡祠，右者復市廛，去歲罹災，死灰山積，然洞外人家寂如。

淺川者與白河異封境而接近者也

不知，蓋奇境也。觀望之美，亦可雁行松島，訪僧遲月，距市百步許，營一小宇，柴門竹籬，結構洒落有致，門題曰如是庵，見其藏本，山谷子昂親跡，可喜。語頃刻，日方哺，遲月說淺川民唱誘欲作亂，余驚曰：淺川之於白川，其隔半日程耳，非可須臾安也。乃請吃茶飯，裝束賁就歸途，冥行十四里，但覺數上下山谷耳。三日停午，方還白川。

使帔獨喜勝遊存，事務平生無出門，莫道文章真不競，一山一水是君恩。

榮使錄終

右榮使錄、無善本可校者、是以不免有疑誤云、

使日光錄

文化十二年
乙亥先生年
四十八

乙亥四月、大廟日光有事、諸侯官至侍從、皆遣使進獻有物、其使非大夫則上士、從者大國數百人、小國不下數十人、一條大路、出江戶、屬於日光、悉爲人填咽、蠕々然如一大長蟲、蛇蜒屈盤、不知其全形頭尾之所終始也、近而見之、則有人有馬、有輿有徒、扛櫃負函、帶刀挾槍、服青着緋、結伍整隊、爭雄嗤雌、沿途觀者、耆民婦孺、紛闐載路、因意江戶平日容此大衆、不加其隘、今出之、不加其減、以見江城之弘大、而又知祭儀之盛也、予典爲我老公奉使、以十一日起程、暴風挾雨、疾徐鼓揚、草木起伏如波濤、油衣爲帆、昇夫踉蹌、輿中困眩、掀舞如坐風舟、午後風頭轉西、雲白開散、天青駁出、頗可喜、然搏人者雖猛、吹雲則似怒、或曰、人衆入日光、不減數十萬、其山固靈、觸犯或多、暴風隕霜、必其爲是也、

子曰、否、偶然耳、夫吾
烈祖在天之靈、昭明充塞、降福興祥、常年猶盛、况孝享神子之日、
祥風靈雨、潤澤兩間、以溢天地、如或者說道、方惑世之談耳、路出
於利汭、喧囂嘈雜、舟航來去、佇立以待、其已渡者、螻蟻徐行、未航
者、蜂屯蛙叫、昔者慶長庚子、西賊大起、軍次小山、聞之、旋兵討之、
爭先濟於是津、今可以想見也、武州地盡于是、水東爲縉州、縉州
之北爲野州、野州大抵土地瘠塉、五穀所生、非菽而麥、藝稻田者
少、而草海乃多、以俄爲人海、村落皆如闕街、沽酒鬻餅、充溢道旁、
宇都宮城、有二路岐、右者爲輿羽道、侯伯覲就之所由、左則以通
日光、自發江戶、平地無山、至德次郎驛、始得之、大澤村西、樹標爲
神領、言其隸日光、行樹植杉、與從前樹松者異焉、廟始成日、松平
正綱所栽、凡行樹松爲陽、杉爲陰、其蔭清風涼、爲行旅謀、松之爲

勝、使地幽邃而靈奧、莫如乎杉、然視地之宜何如耳、日光地、左溪
右山、人家挾街、一家高一家、層々疊出、街盡溪橫、是曰大谷、架御
橋、瑤以青銅、樑以明朱、欄住兩端、
大君親祭至此、及公侯奉命攝禮、獨以得由此、平常白板橋別架
渡人、橋內梵刹狹道、所謂坊中、諸侯所置、修葺厨食、皆有常給、
烈祖在中央高處、周牆重疊、陪臣不許入詣闈閣、則在孺竊窺耳、
本宮在左、新宮在右、二廟、
大猷廟又在其右、其他神祠佛宇、林立叢聚、山隈水澳、各占以陪
列、炫燿焜煊、柱楹咸彫、極工極精、創造已至、增葺又加、故諺曰、不
見日光、不可說天下之莊、信也、恭惟
烈祖櫛風沐雨、混一海宇、至今昇平二百有餘年、不知戰鬪爲何
物、偉哉盛德大業、致治之久、求之海西產聖之國、亦無有如此者、

主字下一本
有所謂字

祠典禮節制度儀注豐備可何如也恨不能詳見而盡言也輪王
寺親王青蓮院親王梶井親王總領其事執政長岡侯爲總奉行
寺社奉行大小監察以下數百員各理其職彥根侯爲大使高田
侯爲小使中津侯沼田侯護衛廟墻門墻真人視察非常鳥羽侯
壬生侯防虞火災水桶麻搭警備嚴肅十七日遷主御旅所鹵簿
翼衛車馬精良金甲錦旛輝映林谷實天下之偉觀七十五案以
序薦饗彥根高田二侯三藩三卿中壺烟成諸使序進俯伏拜跪
叩頭鼓樂不斷間以梵唄祭畢

天子乃遣左大臣近衛藤公大納言六條源公大納言山科藤公大
納言甘露寺藤公中納言德大寺藤公中納言日野藤公等以十
八日十九日
恩命遐降追錄盛烈以賜祭名其儀式謂

敕會吾儕僭臣爲侯國一介使臣弗得窺目大禮獨就本坊爲侯家

行禮拜伏儀刀馬價二致之短刀長袴使臣常服以畢其事罷歸
取原路心自暢然始與山水應接雀宮驛有祠曰雀大明神不知
其所祀爲何物問之傳說陋誕不足信近修北越地志越祠有名
雀森解者云雀國訓與鎮近雀森則鎮森也蓋古有鎮府官員有
功德者民不能忘祠之不絕久而名差實失卒使無所考也今此
雀宮亦是乎是地距古國府墟爲近小山驛西有廢隍小山氏數
世居住雄視八州國庭遺趾有稱七石者地蟠獸怒各成形肖數
之而得六蓋或致泐剝或人持去乎西乳高敞平疇數十里山擁
其外川通其中地腴人富村落縈布是爲寒川郡小山與此接隣
能成市聚由此也小山自古婦女有姿色故俗喚曰小山則爲美
媵之稱路旁野薔薇花盛開嘗聞農家詩菽以薔薇花爲侯今見

乳忍郭

隴畝播種甚多、間之果菽、甘有一日、復命、文化十二年、

使日光錄終

本錄亦不得善本、不能無疑誤也、

蒙齋先生文集別錄卷之四

桑名 秋山 斷 校

湯谷十日記 松崎懶堂評

湯谷在野州那須郡、南連日光山、北接我甲子峰、山脉不斷、溪谷重複、生湯泉數十所、人家整潔、雖冬夏、浴客不絕、獨湯谷為最、余今年以四月十七日發、曉月淒涼、如秋有霜、黍稷方茁、恐其凋悴、然山鄉每常有然、不必為害也、亂山逶迤、草木鬢々、無一峭拔、奇秀、譬如對齷齪圓熟之人、言譚居止、平凡淺近、不足起予、目唯見其為山、而脚莫覺之、僅起步、輒至其巔、顧之、披淺流、小浸、追茶磴、鬼面毘沙門等山、而後羈魂、嶽崎、捨數日、閑而忘晨昏、巖岫噓出、雲氣、縷々如抽、又乍集乍散、數十里間、晴雨之權、在此山、躑躅花盛開、若被猩紅、凡花木開落生熟、比之白河、晚旬有餘日、氣過清

故爾、

十八日、山居方位難認、始以窓牖東面、朝暾初升、照自我左肩、即知樓為南面、因意谿谷盤曲、轉眄易方、善不迷者難矣、况疾風雷雨乎、漢儒舜入大麓、不迷解、未遽可非也、人家倚山、一家高一家、棟礎相次、自卑而觀之、如十層浮屠、皆待浴客為生、街盡矣、曲折更登、抵湯前祠、祠側多古木、苔皮皴裂、蛇蟠蟠屈、大抵有湯泉、必建祠以祀、宇賀神、是祠亦是也、槽中見遇蝮蛇傷來浴者、腓紫黑色、大如漆桶、一浴不待扶持、再浴却杖、至于六七浴、猶噉跚、過十浴而從容全復、湯蓋出自硫黃穴、其色縹碧、嚙之味雜甘澁、開槽七所、有稱熱湯、有稱冷湯、曰、主治各異、我覺其湯性不甚殊、善醫蛇鼠毒疥瘡目疾云、此湯始起、在

舒明帝時、狩野三郎吉住者、因射麋、逸、以為傷深必死、麋從害禾、屢

射屢至、吉住異之、而尾麋浴于溪、視之則湯泉也、以為神、始開槽、今命曰鹿湯是也、又有稱御所湯者、以水府義公嘗來浴名焉、遐陬小民、朴鹿卑野、耳目不慣、俄觀貴胄、雄藩儀衛、鹵簿之嚴整、而駭汗驚走、冒以盛名、而不知僭越耳、義公賢而有聞之、必愕然失措、吉住子孫寥落在茗荷澤、為農夫、曰八左衛門、存古鞍鐙、渾朴堅實、夔別今制、但謂其事在

舒明帝時、則可疑、當時距今不遠、姓名異樣、不宜有狩野三郎者、土

人傳聞、或有所紕繆、其麋角双角、岐出十餘枝、森然如林、巨大可知、藏在祠中、

十九日、游北湯、大丸、北湯在野州最北、故名、亦在溪間、開槽三所、鑿穴給笏、浮女生烟、其氣薰灼、溪石悉赭、魚介不產、崖下有瀑、探之徑盡矣、攀樹俯視、一條縹碧、流至于此、而遽拋之、激射噴薄、為

他人有是
妙思當作
一篇文字
寫出誇人
翁輒隨筆
一揮不少
吝惜蓋翁
身雖貧無
半畝而文
園所有甚
富也翁足
跡遍天下
記游之文
累大冊余
他日獲編
觀須此意
以作一序

千丈白髮鬢影梳下，又歛蹙潭底，停蓄紺碧，紆餘曲折以去，其形其色變化至妙，以其谷深岸危，目眩心悸，強以割愛，登山更高，以至大丸，有溪皆湯，探之手足爛爛，和以水而後可溶，其地最高，眼界敞濶，余於是時自謂千金之家，引泉於遠，移石於險，種樹蒔花，營造臺榭，勞費人力，大作園囿，奪天地之工，誇駭世之觀，我貧雖無半畝園，耳目不為無所托，每探山水，聽琴筑之聲於水，娛滂泐之狀於雲，以杖鞋為車，以停足為家，旬日不還，彼樂于園囿者，人為之主，水石為客，好于探勝者，我為之客，江山為主，雖有迎送往來之異，其所娛于山水竹石者同，而雄偉傑特，平遠曠廓，隨我心所欲，信我脚所到，悉為吾園囿者，富者之適不如貧者之得也，涉稍如此燒痕，探紫厥，披竹身，刷箬以還，厨中俄富，是亦一夸。

二十日，飛雲入樓，十步無見，我以為雨兆，土人乃言風候，午後風隨處學問

無礙自在
筆入毫毛

果怒，入夜為雨，雨聲挾溪聲，淙淙飄蕭，物皆同響，以奪人聲，主人獨能細語喃喃，曰：活人者水也，消人者雨也，如人語則韻自別，近日我浮念雜好掃地盡矣，唯以浴與詩為事業，乃為之驅使，可笑，此日落九次，得詩五首。

二十一日，湯谷地勢南卑北高，是以南風捲雨，從卑升高，風之與雨相為經緯，包羅山水，為紗籠中之物，午後稍晴，扇山猶入雲，扇山者，溪上之山，狀似披蝴蝶扇，扇心處有壇墀，樹木祀富士淺間二神，其下有殺生石，樹柵防人，柵中廣百步強，皆石，不能知所指，命相傳，昔者妖狐媚為美人，入宮專寵，名曰玉藻，

帝

得蠱惑疾，乃募善射者為厭勝，三浦介上總介應之，斃妖狐，其精馮依石，升起毒霧，日三次，傷害物類，僧玄能操禪杖，一唱打破，石解毒散，飛舞冲空，墮據三所，爾後其害稍稀，今喚斫石斧稱玄能，

蓋此由也、或曰、是砒石毒、非有玄能事、溪皆非真土石、硫黃凝結
 爲地、故伏火焦足、不可以徒跣、往々噴煙自焚、陷爲坎、藏野蔬其
 中、覆以草茅、經食頃則熟、味頗佳、人倘遺火、一溪盡燒、灌以水則
 益熾、蓋內火得外火、合勢猛烈、雖以水不受救也、唯覆沙土則熄、
 溪口榜禁人喫煙以防、是夜風大起、樓居如坐風船、氣冷重綿、斯
 地當土囊口、風之多常也、
 二十二日、登山、頃日每遇晴景、煙嵐濃密、渾池瀰漫、數十里外、忽
 合爲天、今日適霽、眼門廓然、野青川白、界際分明、雲影斑駁、陰晴
 布地、其間有溪谷丘陵、喬林短草、人煙獸藪之異、我今伏視、概爲
 坦平如掌、是我所居者極高、而彼所在者甚卑也、嗚呼、其勢居高
 者、其觀雖大、將有同視汗隆、忽略細小之過、處卑者、其視雖詳、將
 有臨大事、茫洋不任之病、愛接近、喜疎遠、去而短、取二長、則我知

爲政亦不難也、

二十三日、聞湯谷南一里有村曰橫澤、有婦年踰一百歲、過之、黃
 髮被肩、眼光炯々如井、面赤而粟、緋縷在火爐側、狀類世所畫山
 婆者、言其所着裘褐、皆手自制、爲余酌醪、其醪黍釀、味淡而苦澁、
 嫗獨能飲數碗、村隸黑羽部內、侯異其年壽、給粟、嫗辭謝曰、如婆
 者、垂死之餘、老于宇下、已爲恩、如更糜廩粟、其罪多矣、孫一辭得郎兵
 衛固辭、侯爲之更議、除一郎兵衛終身徭役之半、湯谷有寺、日月
 山寺、祠僧居也、鐘磬蒼古剝蝕、看其款識、纔百年間物、硫黃氣薰
 射使然、凡銅鐵銀鐵挾至、俄頃鏽衣朽敗、獨黃金形色依然、乃知
 精英充實者不受豈、夫、子、自、道、也、邪、凌轢于外物、有稱行人者、齋居灌水、誦咒七日、
 椎髻白衣、割紙注竿、如拂子長柄、行必樹之、群從其後、周極山嶺、
 瞻禮祠宇、日滅罪業、皆近郡平民爲浮屠所誘者、茶碾、舊名月

山投化僧心越以形似更名爲十勝詩其詩見存
 二十四日學生四名宿椿來候且語且浴
 二十五日淵深乏水有災不可以救供日用者剝木遠引受以木
 槽家々分汲得僅足焉故每有火輒致延燒大率不遺一椽余相
 其地後山有泉眼雖極小山腰平地數百畝空閑不耕若就其所
 爲池蓄水則下流供用加多又有災則決之便於撲滅然池下須
 別鑿一溝以備漏泄不然則其地高出于人家上若遇雨澇山水
 暴漲恐與祝融同害亦可虞矣土人苟且無遠慮及屋宅已成不
 復存後圖雖告必不從有華燭家婦家先招小童數十人待夫親
 迎夫伴婦還童引沿途嘍囉狼雜送至其家極口贊男有德義婦
 有美色是禮俗異者
 二十六日黑羽侯去年襲封村民稱新政舉美事

二十七日浴者以七日爲一小限謂之一回每限出糶携奴婢者
 賃借竈突盤盂以自餼客裝單獨者求糊償價儼宅酒食費出甚
 儉非物廉地之貧也余患得治辭湯谷急風颯至顧瞻失山雲霧
 冥蒙不見道路所由蓋似欲禦重來者余乃獨戲言曰是豈非欲
 淵谷之奧秘人之無窺者乎山靈爲謀何其遲也

以寧人品已高學績文章俱深故其隨處信筆皆有妙境如此
 卷寥寥數簡讀之使人應接不暇也愚弟松崎復借許
 余讀以寧記文即知當時心境兩存乎此冊又使讀者心在湯
 谷之境蓋文之不可已也禪家謂前心不可得後心不可得豈
 其然乎
 冠山松平常漫書

予素好文字而學荒才疎不能屬一辭著一篇又好山水游而
 善病且乏勝具不能捫藤蘿越危險而餘其登陟之懷居常以
 爲憾焉今聞以寧遊記於其予所憾兩併得之何其愉快也矧
 復筆力豪健出沒無端若驅雨後風飄々上下雲壘中莫行不
 自在一讀之間身猶親踐其勝而搜其奇矣於是乎始足以償
 予平生之憾也噫不有鳩之拙亦安知鷓之巧相其抵掌一笑

開恐閱

以事將歸白河臨別強予書其卷尾俛仰之際書此以還之
讀以舉之文而不知學所以然未足與語也
卷第河合鼎題
金澤大島維直識

附錄詩

浴客無知字者不足共語故終日默坐然有時乎心胸自
語不為無奇語曰人君側有左右史以記其言行後世得
讀以考其動靜古騷人到處賦詩屬文使傳播後世者有
以見其人之事歷然則詩乃我徒之史官耳不可以不記
傳乎

十八日朝望

一夢覺時窓已白闌干
騁望蕩心胸三竿晴日卑於我
倒照崖窺茶磴峰

偶成

曉色升山早日暉入谷遲久晴減泉響密葉補疎枝
土俗專求利
卯童尚賣餠聖門好氣象是此浴沂時
農夫地瘠却寒酸利在湯泉生業安清耐遠沽白河市
野蔬半糲土人餐傍山戶牖面牆立仰谷星辰坐井觀
東野回瞻草猶短認知城邑樹團欒
較好仙人好山樓十日居囊齋餘俸米案讀一筐書
酈唯沽餅餌厨纔烹菜蔬浴來憑枕臥四體酷安舒
真成茶磴似宜改月山名僧心越嘗浴此地戴石坤興重生雲天
象輕神祠依絕頂靈液出深坑俚俗孝忠外攀登費敬誠
示加生

止酒方三月入山傾一杯東隣迎醉伴比日倒雲巖林筍纖如指

溪魚銀作腮、人嫌讀書者、喜汝屢尋來、

題壁

窮谷無時刻、只知卯與酉、夜深月侵坐、晏起日臨牖、峻嶺猶崑崙、他山悉崑崙、世人不好文、猿鳥即吟友、小樓板作壁、高屋茅成瓦、山雨動連朝、谷風無九夏、泉甘烹苦茶、醽冷吹殘炮、寄寓雖時少、慎終除苟且、

代殺生石

我本無心物、何人加醜名、毒氣敢自起、造化偶然生、僧家多誣說、漫目野狐精、破碎一擊下、翻飛鴻毛輕、當今在三所、口碑傳以成、狐狸性陋惡、元來非儔類、怨冤向誰訴、實錄孰能記、石精集山間、生火如陽燧、凝成砒礪質、蒸成肅殺氣、一物有一能、悉皆天地吏、投之得其所、沈疴亦可治、藥物雖藥人、殺人常亦多、毒石雖有毒、

毒人無幾何、草芥與木石、畢竟胡足論、讒諛且姦邪、害人莫如人、請君莫輕聽、春秋載吾言、

即事

山厨四席樓八席、眠食三口足朝夕、因憶平生長物多、簡易從來心所適、下山丁女樵採近、竹筒淋浪引水脉、銅鑪鐵釜供烹煮、朝餐已畢無餘格、無門無冊戶才閉、屋前屋後通巷陌、囊中元無可欲物、梁上何懼君子客、非客非主寓暫時、不冷不熱浴靈液、欲出即出還即還、晴日綿衣雨襪襖、仰見山頭無心雲、俯愛水中不凡石、一缸焚油終夕紅、窓櫺豁開長晝白、閑摹坡公龍蛇字、倦吟老杜舊詩冊、吟哦相和只鳥語、一徑出游皆獸迹、休暇一句學真隱、不厭山林劇窮僻、晴宜登覽雨宜浴、俱是山中適所欲、雨後遇晴試相臨、畫圖一幅

未裝褱

水勢如刀尤快利，石形似獸甚狎。山魃日暮窺人到，風雨洞中夏窈冥。君恩有厚俸，不禁水雲游。比歲賜休假，各區徧探搜。小人求不厭，詩句陋還羞。復此西山下，漁樵互唱酬。

養吾至

為逐阿爺離母遙，僕夫負去入山椒。經旬見我怕無限，倚柱按刀語自嬌。手鑿小池排石子，遠從細徑移松苗。有時攀引擾詩興，永晝亦能慰寂寥。

歸途

來時躑躅紫藤盈，辭日早蟬百舌鳴。閑記吾前物相代，回眸無處不詩情。

橋恐驕

扈遊錄

壬戌仲秋

享和二年
壬戌先生
年三十五

公巡東邑，先期二日，有扈遊之命。秋霖方霽，天氣清高，久屈膝蝸廬，勝夢屢動，而有此命，幸亦甚矣。五更將發，田文輔已在門，乃先駕而去。纖月彎々，升城陰，粉壁掩映，隍水澹蕩，殆疑非平生來往之境。至大橋，秋初大水，絕其半，宛然如斷虹，假作板橋，足音鏗々，月色沈鈎，水面悉化珠璣。既而昇夫馱馬，啞成聲，皆負庖厨之具，文輔束枯竹為炬三條，使僕與介擔一條照路，與介眇目，予僕東八，雙眼共翳，予亦久病眼，與文輔併四人，八目而全者僅二，皆集于文輔。於是余三人屢顛仆反側，而文輔常自得焉。文輔吟老杜秋興八首，予擊節和之，續誦以前後赤壁，文輔與余同學職。

予出則文輔在、文輔出則予在、不能二人同離學以遊、今因命同行、故文輔有與子元同泉石癖、提携共賞、是君恩句、頃之紅雲一線橫東嶺、徐女如緝綴、遂成數百道、前林老木如戟如幢、如大邦公侯盛列、鹵簿而相朝、是以曉雲映發如此奇耳、今年上國水害禾稼、米價躍貴、民將呼癸庚、而彌望之地、黍稷垂穗、田不見土隄、蕎麥方發、花素艷潔白、與黃禾成經緯、隴畝如織文、嚮者天明癸卯、我與羽五穀不登、而上國有年、今歲則反之、豈所謂天地亦有乘除乎、有轎而至者、其檜室如瓜形、目所常熟、而遽忘其爲誰、問之文輔、文輔亦忘、山光水色、引去眼彩、使人不復思之、須臾橋尋至、闚其窓簾、南子彥也、予拍手曰、此子彥也、而誤失之、豈山精野魅欲奪我神乎、子彥下轎共步、東望蒼山翠嶺、高低連帶、中有一峰怒起、曰蝦夷山、去年巡村落、與子彥共過其下、今日見之

如舊相識、翠眉含喜氣、而相挑、行數里、饑甚、乃開行厨、班荆而坐、食且望西北遠山、謂文輔曰、美哉此味也、以雲爲葢、以風爲漿、比之家常茶飯、則不亦大牢乎、文輔爲之噴飯、在路遇乞子、夫妻及子三人、負敗簾、夫簾上載屐、蓋路費已竭、且行且捫、實以爲食者、嗟可憐也、使東八與數錢、乃如得拱壁、便知渴者易爲飲也、至觀魚亭、去歲與子彥遊、尙草創耳、池水增鑿、門徑痛灑掃、長松拂天、清陰滿地、九夏可消暑也、駕即至、池上游覽、就林中掇香菌數筐、駕又過羅浮苑、苑始成、梅苗蓬々、開盛期數年後、造池鍾水、屈曲架橋、有小亭、曰濠梁亭、結構潔雅、十里咫尺、所謂小倉山如觀掌上、豪富內藤氏、自祖平家法一定、以儉勤爲務、平視貧困者救之、弄財無嗇、近歲

朝府撰孝義錄亦采錄其事世傳為美談
公屢稱其家不墜祖訓能守儉勤又將之龍崎路徑細小眾皆單
行導者報瀑布在近忽隱友聞風雨聲已而前行者驚嗟不已予
亦進而觀之其勢急者為瀑徐者為簾瀑者噴雪萬斛簾者如掬
珠玉徐々而拋乾造坤設其壯不可言

公凝立拄策起且坐覽觀不倦臨去顧望再三蓋有戀々之色焉
公之於物當去而去當留而留未嘗見矚躑徘徊如是也但嘗遊
信夫郡登佐藤氏兄弟墟悲涼悽愴不忍去佇立久之彼以忠烈
之感此以登覽之美我所見止一再而已矣釋白雲大文泉躡蹠
據樹根寫真景數幅自嘆瑰瑋卓絕非筆力之所及予亦思賦一
詩朗誦以敵之然觀之神思索然如小巫逢大巫乃有拋來白雪
百千斛奇觀使詩人口籍句予遊此地於今四回水勢今日最盛

止之下此之字
順入

而觀亦尤奇善哉河伯為政以供

公之覽也將背而去颺々涼々聲猶在耳脚為之不進如後有物
而牽留之至三城目村

本邦地名多用目字蓋數物而指言之辭按古昔白河關之未廢
是其當關北之三城者乎然我臆造耳抑亦有所謂乎其西地高
平極目草莽若用力開墾當得田數萬頃唯時無西門豹不得挽
水之便也到矢吹驛自此往途所歷予脚甚疲猶鼓勇以進大夫
澤君謂日子倦於步我倦於騎寧使借我馬乘予謝以騎之到根
田

公命買村酒炙小魚蕭然山野之娛復出于自然談及錄倉景政
公謂曰景政行事史乘所載無幾何獨以矢集于目之事而威名
赫顯昭著也忍一旦之困而得千載之名古人大率如是矣予彥

在側曰、堪七日痛苦而終復仇、精神不撓、非容易所致也、歡話頃之、又復就道、家已在近、我心安徐、不似發程之盛壯也、乃意彼盛壯者、或失之過、蓋創業之人情乎、安徐者、失之不及、有治安之風習乎、如以安徐之心、而行盛壯之事、則我將與之矣、是我之所以省于斯游、享和二年八月廿九日、

轍環錄

桑名 秋山 斷 校

先生時歲五十七

文政七年甲申五月、從儀衛于桑名、以去年三月奉命移封、方今入城也、自我先侯去桑名、中間北越東奧遷徙轉移百有二十年、而今復始復舊、騶從越例、輿馬檠戟加飾增數、士民歡迎、喧填街衢、嘆觀舊儀之盛、而余為之前驅、嗚呼榮也、寓居紫氣樓三十日、樓在京坊門側、友人來謀還路所由、東海東山已慣往還、山水熟見盡矣、乃欲得一生路而尋去之、有人語余曰、有中馬道者焉、我畧聞之、可歷甲信達江戶、昔者武田氏出兵參尾之徑也、如其詳悉、抵名古屋、則可問知、乃申告得報、於是乎發、六月十日、大塚菊卿、巨野泉祐、巨野文助來曰、名古屋城、人文昌

盛、幾比三都、今在近隣、與共行遊、余喜得伴、送客十餘名、又來會
紫氣樓、命酌微醉、板屋拍々、詰且送雨、時屬梅天、陰晴不定、應然、
川口解纜、送客立岸頭、張望、余舟落霧翳、殊懷悵悵、桑名者、衆水
所委會、洪道汊分、各出有所至、沿入海、以趨宮驛、曰七里渡、穿入
支流、沂木曾水、抵佐屋、曰佐屋港、沂上伊尾川、可至美濃、余始計
欲沂觀養老瀑、然後陸走名古屋、以雨不果、七里佐屋俱爲王程、
若遇風雨、則七里不發舟、必迂路自佐屋、雖有欲犯之者、掌船司
執而不可、余舟達佐屋、就陸東行、平疇如掌、尾州、天下沃土、土
田插秧早畢、蒙茸蔽水、村墟相臨、無間曠地、土人指樹林曰、此中
爲中村、豐臣秀吉所產、戶不滿四五十煙、蓋間氣之所生、一時旁
薄集而散、渙於今日、則蕭索耳、投宿名古屋、
十一日坐樓望街衢、排鋪置物貨、屋宅整修、大商多居、且此地火

災甚稀、故慮土木耐久、以務堅完、城樓鳴吻、黃金鑄造、光耀煥發、
土人誇說喋々然、此城創築、承兵戈煩作之餘、諸侯不勝勞役、殆
欲謀反、然難、
神祖慈仁、威嚴不敢發而止、山口士春省鄉祭祖考、往在大高、息
餘一耶走奴報余來此、士春冒雨來歸、不入其門、先直訪逆旅、序
數十年離合之情、及舊友存亡之話、秦士鉉馳息及僕、具酒饌以
招余、菊卿泉祐先至、余亦尋謝士春而至、士鉉焉、士鉉聞余行路
跋涉、將自中馬道、迺笑曰、省約屬從、弗用興馬、故履險阻、謀東還、
是猶未可以已乎、余曰、喜好山水之情未衰、且不欲就熟路、勞驛
郵也、詩酒夜酣、乃返、柿八疾病暴發、疼病不堪、終夜呻吟、乃還之
桑名、
十二日、過士春辭別、士春好樂、父子每合奏、嘗馳書曰、余有詣其

屋必合奏以娛之、草率間猶憶其言、欲聽之、士春鼓琴、餘一餘二吹笙及篳篥、樂闋、士春云、去歲貴藩移封近地、因得聞之、君賢而政美、士武而有禮、非他邦之類也、余荅曰、吾侯欲力之、猶未能也、而士亦願學焉、惟恐不至也、竟去、名古屋、菊卿泉、祐送至城東、民俗儉朴、不置酒樓、至一小村、始有酒、然亦無肉、漆桶磁杯、二三巡以別、躡歷五山五溪、以至參州界、界在米木坂上、山皆沙土赤白、松柏多而雜樹少、溪有居民、地名多喚爲某迫間、蓋謂地在山間、尾州方言也、世唯知桶迫間、在官道、且以今川義元死顯而已、岩崎者、溪之大而長者也、長湫役、東西軍對相持、池田信輝奮欲以一隊撞岡崎之虛、秀吉聽而濟師、道出于此、丹羽氏次衆雖少、志甚固、兵亦勇、以與是當、不敢使西軍東行、神祖帥兵踵至、大克之、信輝森長可皆死、初氏次世臣織田信長、

攻城野戰、功勳不尠、及信長爲明智光秀所弑、秀吉移書氏次曰、子若與我致力、則請授尾張半國、氏次見之、怒曰、今雖我君敗、公子猶多、州郡非彼有也、而欲恣封之、非叛而何、我不立叛人之下、乃通信爲臣於岡崎、長湫之戰、義戰也、氏次鼓忠義氣、以寡敵衆、嗚呼、可謂忠也、踰界入參州地、稱伊保、古墟據山、亦丹羽氏遺址、有浮屠、爲其墳寺、投民家、年少聚演雜劇、鐘鼓有聲、徹曉乃止、十三日、男女布野耘籽、又陸田植草綿、草綿有早晚二種、各隨地宜、以樹藝、草綿以參州爲上品、四鄉村東、沙川一條、涓滴不存、上岸如新崩、水潦遽至、則湯々奔波、利於常流、距此二里、有松平村、國祖潛伏遁跡、自上州來此、以嗣松平氏、故國姓德川松平並稱、傍近村落、大槩汗馬勳臣所姓、蓋皆其產也、道出岡脊、四近聚眼中、松蔭布地、宜憩息、實升眺之逸境、所恨地

僻無人、山名水姓欲問而不能、獨我所記者、有猿投山耳、比昨所視、稍近、樹木疎密可辨、孤秀獨高、足稱一名山、延喜式、三河國賀茂郡、有狹投神社、今猶有神祠、禮贍常多、下岡入御舟村、嘔啞嘈雜、隔籬落聞之、漸至其所、少年團集、以椎鑿穴木心、箍作梳、其材用松、又置藥研數坐、合作粧藥、曰牛頭祠、明日祭祀、俗必放烟花、濃信二州衆水料合委會入一溪、石高水深、奔駛傾倒、就淀處渡航、村臨岸、西曰西枝下、東曰東枝下、是矢矯上流也、又溪行二里、遇足助川、率岸而上、則爲足助村、人烟頗衆、旁近村里、負牛馱馬、鹽米麻綿、湊集交易、嘗在名古屋、已聞其名、果是市聚之關者也、非獨今然、古亦名所、和名抄、參州下有足助、又關大平記、三河國人足助十郎、從

王師守笠置城、善射驚世、亦蓋此地人也、明川村北、阪路高登、滿

身濡汗、極絕頂而休、土人亦來指西南曰、猶望名古屋城之鴟吻、日彩閃々、參州山嶺深高、是處爲最、余曾過東海道、便思參遠之間、何有峯巒重沓巨大如此、然人之往東海道、譬如過人家正門之前、坦平淨掃、宜然、如中馬道、則自後門過、庖廚園圃、委曲陋醜、其理自然也、若視一偏隻隅、謂概畧可如是、非誣則愚也、宿蓮谷屋前有棧樹、主人姓稱棧下、主人曰、信州舊雖多出物產、民生貧乏、無舟船運送之便、自中馬之利開焉、民稍富足、所謂中馬、一人使四馬之號也、其馬匹皆牝而健、瘦而長、較與常馬骨相異、甲信產此馬、以易舟利、天之濟物溥哉、余謂中馬之中、當讀爲仲字、見其有上下也、

十四日、翠霧掩林、物盡沾濕、深山光景、前淵憂々、水碓敲石、其設非爲舂穀、欲其發洪音、驅鹿猪除禾稼害、有村名武節、亦小市、怪

其名出凡間之莫知其解者。僦馬騎去，余忘足勞，奴弛負擔，柵路山絕頂，限以爲參信界，有樹朱實粲然，問之，菜萸早熟，自是一種，奴扳援採摘以自餽，若盛貯籃絡，贈之江戶人，必珍美，惟怯行李加重，下此爲根羽，更覺溪深山高，世稱信州高嶺第一，信然也。自根羽復上山，双峯駢立，曰牛嶽，曰覆舟山，皆各以形似，若極絕巔，東海諸州可望，其尤著見者爲桑名城，木曾川一線，森々亘平野，其接海處，若有物，因認識爲桑名，今乃思嘗於桑名棟花堤北角，遙望山形一髮，土人謂曰信州山，蓋此耳。信州固多山，惟御嶽駒嶽與是匹耦，其他可以兒孫視之，嶽之爲號甚尊，中土五嶽之外，不敢得僭，邦人不甚重之，苟見高大秀出，必假其名而不惜矣。然若此四山，使中土稱之，爲羞少也。道路通二山間，平谷治部谷二村，據其表背，以地之高寒，人家多板圍，如用土牆，則冬日風雪注

射，百物咸冰，土性失黏，墜墮解渙，或曰信州寒節，溺澗立凍，撐柱爲妨，是以欲溺者，執策上厠，且碎且利，或又曰交遊蘭臭，每烹茶招喫，遇歲寒，祗隨例呼之，人聲凝冰，闕壁隣人莫聞，乘春溫來，互冰融釋，壁爲人語，曰茶味方芳，寧無意飲，連呼不休，是雖戲言，實其寒或有似乎，湖溪多生橡籽，余見之便憶嘗聞信州山鄉寡田，收穀常少，採橡實作食，以問土人，土人云此邊穀猶易得耳，接遠州地，有名遠山鄉，無處不山，菽麥猶少，惟以果實論貧富，嫁娶資粧，救濟貧寒，就山谷指其著實贈之，人之貴之，燕晉棗栗，岷蜀蹲胝，尙未如也。雷雨一注，晚氣淒冷如暮秋，浴後附火，啜茶山有過木曾詩云，驛舍無蚊霧氣清，暑行還喜入山程，治部谷亦然。十五日，乍雨乍晴，展收雨衣，及午十餘次，奴厭煩，沾被冒行，水烟溪霧，奪短眼界，是時無聊，波合村首置關門，行旅出此路，受其誰

何東海道今切木曾福島形勢與此接連傳曰、
國祖在上野勢迫身危避難離國暫潛處相州藤澤又轉至此地、
遂入參州投松平高山重複溪谷深奧欲遁形迹者所應竄匿也、
自治部谷至此下降已多意疑必已平地接飯田阪路更下三里、
無一攀登見來者與是反背俯杖短步狹指仰不數武而必息息、
則仰天曰苦既而見溪水波皺稍仰漫流不湍乃覺平地漸近抵、
駒場始平地兩畔山退斥原濕中道一帶二十許里天龍河通渠、
爲一條幹流群溪灌注枝分葉附積以南奔石高水悍不可泛舟、
古信中多菱牧地驥亦出如駒場蓋牧馬地也土肥饒民廬頗、
稠伊奈郡於信中豐富小笠原氏世守及武田氏力武熾盛終以、
并吞飯田城去歲臘月有災市鄽中富民所居焚十七八工匠滿、
街泥漿之役甚劇君侯美政救恤被災家作長屋貸無家者、

寺

神祖以飯田爲信中暖鄉物貨之產于山固多烟草乾柿桑麻蠶、
織皆集于飯田所謂中馬駄運南通名古屋北達松本出以投彼、
所求入以充我所欲宜致富贍晚宿片桐信中地名多用切字如、
餘田切小田切中田切大田切是水從山澗下橫截田隴者必、
得此名也桐切二字國讀如一故片桐初稱行切人被鋒刃者每、
多俗因忌切字改爲桐而其災無復有之片桐市正且元產此地、
驛東有遺墟今僅存其彷彿云、
十六日飯島御代官羽倉外記治所市聚開熱渡大田切溪水激、
奔雷吼石色咸白如塗粉手擦之而不染指蓋雪水浸灌自相化、
然也駒嶽在上流峰稜負日處皆出青碧見其本色溪谷群襪間、
亘夏含雪水從其底來歷久之力雖石之頑猶移路傍小店制可、
漏子待客招牌題云駒嶽澗中雪水燉成蕎麥其潔淨可知特以、

朝早恐冷物傷肚不談以過伊奈部村道岐水亦來會循天龍河上至高島率三峰川行達高遠城二水會流而後天龍河始大三峰川自高向卑故勢急橫衝天龍共移其河身西切山岸天龍源自鶯湖其所積深寬而所行溫藉能承而合之雖繞而不屈有似君子之氣象者哉余東出抵高遠則與天龍辭高遠距此三里道在山陽無樹成蔭負西日烘背後苦熱不可堪因慮其通道之宜信州寒甚風雪每迅則謀爲之開道不暇備于夏暘也張望東去深樹一團在山腹白光逗透射出綠間認知爲粉堞道忽傍山腰山多巨石高者欲墜卑者橫出妨行道三峰川嚙其下峭立數十丈欄杆防墜就俯闕之心悸不能正視余見天下要害者多未曾有如此比人家盈其中隣並鱗重無有餘地天正中武田氏之將滅仁科源五郎信盛據城禦織田信忠攻之戰急城中多猛兵信

忠勵衆入城廳事有梧桐攀以指揮兵城兵視之刀槍亂斫數年後樹皮縱橫存癢痕森長可發屋上擊鳥銃源五郎爲之辟易知不可復闢坐廳事自屠腹挾抽臟腑拋之障壁裨將數人復同死血痕糲糊歷年不消今望其城想其事猶使凜然甲信之士武悍善鬪由信玄鼓舞僭霸之功如是况王道之化乎雖然天地久空此上等可歎

十七日彌勒川降材塞流皆伐之沿岸有赭山者嘗聞信州出良材最天下今觀之信然五里窮金澤嶺絕頂絕頂平地數百畝其垂南溪處草茵纖茸涼風自土囊口雙鞋斷杖弄捐極多山阪苦熱必至此一休又有觀望之美焉下覽平野濶然數里有村墟有林樾有水田有荒草近者縫際分明遠則雲塗烟抹所謂八嶽繚其外如八摺屏風面背殊煥冷是所以甲信接壤而風氣差別也

下山半腹望鷺湖、半面爲山掩、二十八年、前游學西行、過其北岸、見盡完全、今復遇此、不能無感、金澤驛、欲飮就舖、可漏子方成、乃供之、味美、道出鄉土原、爲甲信界、始望富士山、下阪入溪、釜無川自南礪來、與道相左右十餘里、水勢如建瓴、其所向刷去沙石、窒碍無有、則不成洄洑爲淵、方言謂淵爲釜、故喚爲釜無川、嘗記明宋濂記山水語云、至第二潭、圓如鑄釜、若其水、則不得書形容如此語也、釜無川、實爲富士川之濫觴、而其所以更稱富士者、甲府側有稱富士池、一泓之大、周回五六丈許、餘流南入荒川、荒川又合笛吹川、笛吹川注釜無川、而後衆水沒名、特喚爲富士川、南流遙々、至駿州注海、其水道所由、在富士山西麓、傾注如奔馬、爲天下第一悍流、舟駕而下、旋眩飛舞、俄頃達岩淵、余久欲托舟下此、然如下此、則復出東海道、失生路而就熟路、亦我所欲耳、路傍

往々壇上置圓石二顆爲尸、樹緋櫻祀之、不知爲何神、問之、曰、祠道祖神、他州所不見、長松半里許、路穿入其底、清泉白石映發清麗、自余移家江戶、所愛玩盆花、葢草耳、而遇此穠翠、與平生厭山澤者異賞、櫻雲記云、皇子宗良去駿州、歷甲州、將至信州、擧兵、休白須松林、以作和歌、今白須村在其東、此即所謂白須松林也、此地生松亦久矣哉、邱阜橫列、村墟並宇於其上、曰臺原、昔者馬場美濃守信房館焉、以接信州要地、擇而使居焉、信房死、子長篠、子孫不存、屋敗傾側、白須有寺、移其門立焉、今猶不圯、結構與今匠作者頗異、又北崖民屋主稱莊左、好訟甚健、每勞郡吏裁斷、既及七十餘、訴郡吏怒欲誅之、信玄聞之曰、是夫也、或非凡物、試而可已、置之先鋒、果勇悍無敵、莊左宅前流水曲折、於是曲淵爲氏、投宿葛木驛、逆旅後堂扁額、僧浩然書、浩然書名振京都、浩然嘗來

宿此堂、觀壁掛皆川瀆園書字、又見扁額某人書拙、謂曰、楮上壁間爲不相稱、我爲改寫扁額、庶乎足以相輝映乎、因即揭之、十八日、曉發、遇微雨、富士山八嶽皆失所在、使人無聊、然逢晴日、暑威如焚、峽中礮石煎熬、故行人或欲避、而早夜過此、釜無川水、稍冷、今日無其苦、六里抵薤崎、是山岸所盡、地爲平野、水頭南轉、氣象寬弘、市聚亦闢、武田氏時、數經戰爭、蓋以四達地也、上身延山者、多逕此而岐焉、時天晴、間身延山、猶入雲、薤崎以東、井水溪澗咸渾、非踰篠屋而東、則不復得清水、土人性慣飲而甘之、又汲炊非此則不活、如旅客則非煮爲湯茶者、不欲敢飲、甲州四圍險峻、田野中關、天造要害、信玄以爲山河如此、區々城隍何用之爲、號令所加、威武所被、金湯具在、若使匹馬隻輪涉及疆場、則爲旣敗矣、豈徒覆簣挽水恃于人力之所造者乎、嗚呼、信玄傑鷲、二十

四世之掉尾哉、至于勝賴、委靡不振、退縮謀全而不得、避古府、移新府、又遂入天目山、卒斃、可謂愚也、然餘德入民心、於今爲深、苟見議武田氏者、隕目欲毆、如黃金制造、仍用其舊、弗爲改鑄、官亦寬容、假其忠厚、如不知者、并與官造雜用、不咎、名曰甲州金、古府西距今府一里、今府之有城、神祖晚年起功、仗策巡視、因是與人名曰依杖城、云縱橫通街衢、充溢一里餘、城南一蓮寺、巨刹也、余於江戶逢遊行、遊行贈書一蓮寺、說余若訪訊、則名區遺物、指示莫遺、余持書趨寺、有故不接待外人、乃止、是以入自西郭而出東門、不詳其委曲、渡笛吹川、歷石和驛、坦路五里、抵勝沼驛、自是復山道、勝沼當溪口、甲府東每村產葡萄、勝沼產巨實饒乳、人賞爲最、架閣延布、蘿蔓長施、二三根瘡數畝、所不見他邦、時太早、垂實豆大、每秋季、馱送江戶、沽數

割恐轉

千金徂徠紀行中言是驛人煙繁簇甲峽道今日觀之闔驛歷災屋宅疎露讓他驛幾等且驛有葡萄利大抵諸州居易得利之地民必貧侈心一生不可復除風俗不尚節儉視爲鄙嗇竟至如是天明寬政頃驕奢之習小燿矣我生若得再見則幸而已矣十九日二里鶴瀨置關關外爲津留郡舉一郡地喚曰郡內別置官署不管割甲府是以民呼關內爲甲州其口氣如境外人之音吐我不知其習俗致然之故然武田氏之於府朝爲宿敵深寇甲州之民思慕武田氏而不遺如有爲首唱者恐人心難保今國內爲畛域如此則事勢掣肘不軌之心消燦不起矣小路帶山岐出官道北天目山在其溪窮處田野村擁麓清雲寺據頂清雲寺爲武田安藝守信光墳寺故勝賴欲入而據之不知時運一傾雖君子難恃况浮屠置恩怨于心外者乎其事徂

徂紀行具記實可哀也然勝賴爲人無可取從士亦一死報所事耳獨忠精赫々泣人者爲小官山內膳也初內膳仕勝賴忠直所忌讒間又乘之擯葉流浪君臣之交久絕伏在草莽焉俄聞勝賴危難已迫疾走至田野介請其容罪宥過復全契合問其讒人則早已逃亡矣乃低垂悲泣無他語遂以殉死嗚呼悲壯之跡爲人臣者孰有聞而不流涕哉上篠屋嶺旭日稍高斜影旣暑但樹陰長布立住絕頂風從背後吹葉戰涼來貪歇不去久之下山半里許溪間有聲伏窺之一勺之微敗葉墜莖上下掩敷強欲掬飲即渾濁忍渴又下百許步琳琅如鳴玉成蹊在側乃知飲者旣衆就見之沙礫如玉粒光耀發出汗泥悉洗去非復甲府側近之水宿渴頓愈神氣方旺弱生羽翼脚不勞而疾忽遇所謂箭立杉直幹造天傍枝簇雲我見覺不凡問而知之源二品獵入此山步倦險

阻、傍立弓箭、懋息頃之、民懷遺愛、斧斤不及、其時樹大小不可識、徂徠言大可五圍、於今又踰百有餘年、則復似加大、然以形軀爲度、修短每人殊異、如余矮小、在常人外、不可爲準、又有一大槐樹、與杉相去不過四十許步、其高大亦相伯仲、唯以不帶古人之事蹟、無有訪者、雖徂徠不言之、雖材之良、文之理、勝杉超絕、徒飽風霜、埋沈山澤、是以思人遇不遇亦應有似焉、初雁村、花咲村、一溪比次、喜其名佳、而又至其隣者、叫土人短氣問之、乃庸陋不可入文字、是可供他日一笑已、道與准后、文明十九年、過初雁、賦和歌、樹碑彫鏤、立路側、因歎自古經過此路、應幾多人、而猶道與以有是和歌見知、是文字之不可已也、溪水自篠屋沿下至大月驛、有大礪水來注、支流反大于幹流、徂徠所謂橋長二十四丈五尺者、架于支流北端、今圯、駒橋驛無橋、猿橋驛有橋、在驛北云、猿王所

架、余謂橋也者、道其可涉、駒橋岸平、馬能可涉、猿橋崖聳、非他物所扳援、是蓋所以得名、不然、則駒橋不得言橋、而猿橋則有物有名、不必費分解、天下橋梁、名聞世者有四、矢矯橋、錦帶橋、越中富山舟橋、與猿橋也、故我諦視盡之、溪水勢猛烈、其所衝突、如快劍截斷、村落田隴、崩陁無所避、至猿橋、兩岸石堅、卷水底出、對峙高三十三尋、底深亦三十三尋、水爲岸所約、蹙入岩間爲漫流、故其爲橋、慮柱楹不可下施、可得傍托、就岸斜插、起鉅材、上長于下、雁齒累出、力足承桁梁、然後架之、穹然以成、牢實美、工亦偉觀也、然多經年所、板穿樑朽、恐半渡隕墜、榜不許通、輿馬別就湍急處、假作圯橋、余以單身渡、舊橋俯視闔寥、毛起心悸、過達彼岸、自賀、余行遇山水、必留、倦疲必休、道路遲回、是以先遣奴到犬目驛、就逆旅、設湯飯、已而日暮、欲別宿不得、隕行數里、達犬目驛、每屋打麥、

篝火如晝、

二十日、村窓窅々、聞縹車聲、因憶郡內民、養蠶事、機杼、善織、作縞、世稱郡內縞、產此、乃聞之、曰、去年之得絲、悉已作絹、充了租稅、今年之所成、未上機杼、白絲爲縵耳、猿橋以東、路在山、與溪隔、通路紆曲、不甚致、上下、白氣一帶、纏起谷底、是即桂川所行、諏訪村置關、郡內地盡此、有關川、以爲國界、桂川來會、嘗得年魚、酒店作炙下酒、美不可言、至此不見富士山、富士山跨駿甲相三州、其麓在甲州爲多、然駿甲各爭爲其州山、未聞獄訟之所、決定、騎上小佛嶺、頗羊腸、絕頂人家賣酒飯、相武界在此、此行下是山、則無復遇山程、徂徠曰、小佛嶺以西、人憂險峻、木曾熊野不相如、何必然、徂徠不見其地、以耳聞而臆度之、容易發言、然山川月旦、不中猶可、其論聖道、亦有與此同繆、寧可不得罪哉、下山抵駒木野、復置關、

自此道路坦寬、人家或疏或密、不至空曠、抵八王子、兩畔皆所謂千人同心家、雖門瑞屋宇洪纖、牢鬆有差等、自是士人之宅、廳事前椽下、置鎧函弓銃、長柄燈籠、儼然羅列、乃知養兵莫如土著、在江戶者、雖同祿秩、無此警嚴、商賈罹災、營爲拮据、新宅已成者、十之二三、今年春二月被災地、所在有之、嘗讀宋史、驚汴京多火、今而思之、不可甚怪、

二十一日、出平原、空闊無際、所謂武藏野是邪、然非斥一所也、近者冠山老侯、著武藏名所考、昭晰辨之、玉川亦平川耳、水道昌披、流潦集時、狂嚼痕突、雖築隄防以備之、有時崩圯、下爲六合川、開鑿支渠、挽入江戶、匪流旁午、日本橋南、悉汲此末流、府中、古爲太守者、居住於此、今其遺礎不可認知、中央有六所明神祠、民戶擁簇、祠外墻地、茶店肉舖、張設爭售、衣白綿、操數珠、戴臺笠、異字號、

每隊伴侶數十百人、充塞道路、昨來相遇不知幾群、皆平民修道教、上富士山者、富士山高寒、但自六月迄七月中節可上、過此、風雪搏擊、肌膚瘵裂、余適以其可時過其下、宿願復萌、然自省身老筋力衰茶、且道途侶衆狼襲、况集上山、則更可何如、我友松崎慊堂、斷頂已三回、聞今復來在伊豆、欲以升登、旋歸江戶、曾語山上事、耳觀將賢目覽、乃戲竹兜子入江戶、直上月池別邸、奉謁老公、報聞桑名消息、退而休、

- 一 月費未タ拂込マサル各位ハ至急拂込ムヘシ
- 一 月費拂込サレハ遺書ノ發送ヲ停止スヘシ
- 一 月費郵券代用ハ一割増ノヲ
- 一 月費拂込ハ發行所内佐治爲善宛ノヲ
- 二 前脩遺書刊行ノ順序ハ本所採集ノ便利上完成ノ者ヨリ着手スヘシ

三重縣伊勢國桑名郡桑名町大字内堀六拾番屋敷
 發行所 桑名前修遺書編纂取扱所

明治廿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印刷 編輯兼印刷人 佐治爲善
 三重縣伊勢國桑名郡桑名町大字矢田川原百六拾九番屋敷
 明治廿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 同兼發行人 星野恭藏
 三重縣伊勢國桑名郡桑名町大字内堀九拾六番屋敷
 印刷所 育文舎
 (非賣品)

